

心的菩提

林清玄
著

林|清|玄|典|藏|作|品|集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心的菩提

林清玄
著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的菩提 / 林清玄著. —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
2012.12 (2014.9重印)

ISBN 978-7-5434-9899-0

I . ①心… II . ①林… III . ①散文集－中国－当代
IV 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300576号

冀图登字：03-2012-112

书 名 心的菩提
作 者 林清玄
责任编辑 袁淑萍 高群英
美术编辑 牛亚勋
装帧设计 所以设计馆

出 版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 www.hbep.com
(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)
发 行 北京启发世纪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9.25
字 数 126千字
印 数 15001—20000
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9月第3次
书 号 ISBN 978-7-5434-9899-0
定 价 32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电话：010-60695281
发行电话：010-59307688

自序

1999年春天，我到大陆几个城市巡回演讲，并出版系列作品。几乎每到一个城市，都会被许多读者问及“菩提系列什么时候在大陆重印呢”？

菩提系列是我的写作生涯中十分重要的作品。写作时间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，长达十几年的时间。

菩提系列共有十册，每隔半年或一年出一册。书出版后，引起非常热烈的反响，每册的印量都超过一百版，十册共印行一千版以上。后来被传播媒体选为“四十年来最畅销及最有影响的书”。

1993年，北京作家出版社曾印行过这十册菩提系列散文。据说也曾轰传一时，可惜有的读者没有买全，颇以缺书为憾，所以一再地向我询问什么时候重新出版。

这个问题使我陷入思考，菩提的写作虽是我创作历程中重要的阶段，但毕竟时过境迁，有许多思想、体验与现在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，并不适合原版照录地再版印行。可是，对我的文学创作有兴趣的读者，如果没有读过菩提系列，又是非常可惜的。

两全其美的方法就是出版一套精选集了。

我把十册一百五十万字菩提的文章，拿出来重新检视，删去其中一部分内容，辑选了菩提系列的精华，冠之以《心的菩提》和《情的菩提》，成为我的菩提系列的精选本。

当我整理菩提十书的文章时，仿佛对过往的写作生活又做

了一次清楚的回顾。

过去，有许多评论家对我的写作做过分期评论。但是，对一个作家而言，分期是非常艰难的事。如果由我自己来分，我的写作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。

1970年到1985年，是“旭日初照”的时期。那时的我是一个做着文学梦的青年，以纯粹的文学作为追求的目标，作品注重文章的雕琢，文章飞扬浪漫。

1985年到1995年，是“镜花水月”的时期。这个时期受到佛教的影响，变得含蓄和内敛，文章追求出尘出世。因此，作品清净淡泊，写作态度转向静观，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人世。

1995年以后，是“繁华落尽”的时期。在写作上不刻意追求，也不造作，任作品自然形成，思想自由流露，既不文学也不佛学，只是用手写自己的心，真淳自见。

所以，第一个时期是“文学的”，第二个时期是“佛学的”，第三个时期是“文学与佛学的交会”。

菩提系列的作品正好写于第二个时期中，是思想与风格形成的代表作。

现在，把菩提的精选呈现给海峡两岸的读者朋友，我的内心感到非常欢喜。但愿大家从这些文章中，可以看见一个写作者内在的成长与蜕变；也祝愿大家在观照、觉察、静心、思维里，能得到平安和欢喜。

二〇〇七年三月 林清玄

目录

- 自序 /001
- 佛鼓 /001
- 清欢 /010
- 飞鸽的早晨 /017
- 养着水母的秋天 /026
- 猫头鹰人 /032
- 飞翔的木棉子 /037
- 路上捡到一粒贝壳 /040
- 清风匝地，有声 /046
- 记忆的版图 /053
- 鸟声的再版 /059
- 送一轮明月给他 /062
- 秋天的心 /065
- 河的感觉 /068
- 伤心渡口 /076
- 水晶石与白莲花 /086
- 欢乐中国节 /092
- 永续今好 /096

- 欢乐悲歌 /099
- 人间山水 /104
- 大音希声 /108
- 莲花汤匙 /112
- 轮回之香 /117
- 走向生命的大美 /122
- 季节之韵 /127
- 宫本武藏观斗鸡 /131
- 孔雀菜 /134
- 世界的中心 /144
- 妙高台上 /155
- 自由人 /158
- 吾心似秋月 /164
- 纯善 /171
- 来自心海的消息 /175
- 半梦半醒之间 /181
- 瓔珞粥 /185
- 琉璃王的悲歌 /188
- 布施，是菩萨净土 /191
- 心的蒙太奇 /194
- 温柔半两 /203
- 十点八分四十五秒 /206

- 一尘 /208
- 雪的面目 /211
- 平凡最难 /213
- 蜜事 /215
- 想象的城堡 /217
- 生命的化妆 /220
- 戴勋章逛街的人 /223
- 《楞严经》二帖 /226
- 围炉一束 /230
- 蜡烛的心 /236
- 觉醒的滋味 /237
- 莲瓣之不朽 /238
- 被箭射中 /239
- 十指成林 /240
- 时到时担当 /241
- 回到自己的居处 /244
- 柔软心 /247
- 谦卑心 /251
- 践地唯恐地痛 /257
- 油面摊子 /260
- 不是茶 /263
- 掌中宝玉 /267

- 老实镜 /269
- 云水 /273
- 如意 /276
- 智慧是我耕的犁 /280
- 数字菩提 /283

佛 鼓

住在佛寺里，为了看师父早课的仪礼，清晨四点就醒来了。走出屋外，月仍在中天，但在山边极远极远的天空，有一些早起的晨曦正在云的背后，使灰云有了一种透明的趣味，灰色的内部也仿佛早就织好了金橙色的衬里，好像一翻身就要金光万道了。

鸟还没有全醒，只偶尔传来几声低哑的短啾，听起来像是它们在春天的树梢夜眠有梦，为梦所惊，短短地叫了一声，翻个身，又睡去了。

最最鲜明的是醒在树上一大簇一大簇的凤凰花。这是南台湾的五月，凤凰花的美丽到了峰顶，似乎有人开了染坊，就那样把整座山染红了，即使在灰蒙的清晨的寂静里，凤凰花的色泽也是非常雄辩的。它不是纯红，但比纯红更明亮，也不是橙色，却比橙色更艳丽。比起沉默站立的菩提树，在宁静中的凤凰花是吵闹的，好像在山上开了花市。

说菩提树沉默也不尽然。经过了寒冷的冬季，菩提树的叶子已经落尽，仅剩下一株株枯枝守候春天，在暝暗中看那些枯枝，格外有一种坚强不屈的姿势。有一些生发得早的，则从头到脚怒放着嫩芽，翠绿、透明、光滑、纯净，桃形叶片上的脉络在黑夜的凝视中，片片了了分明。我想到，这样平凡单纯的

树竟是佛陀当年成道的地方，自己就在沉默的树与精进的芽中深深地感动着。

这时，在寺庙的角落中响动了木板的啪啪声，那是醒板，庄严、沉重地唤醒寺中的师父。醒板的声音其实是极轻极轻的，一般凡夫在沉睡的时候不可能听见，但出家人身心清净，不要说是醒板，怕是一根树枝落地也是历历可闻的吧！

醒板拍过，天空逐渐有了清明的颜色，但仍是沒有声息的，燕子的声音开始多起来，像也是被醒板叫醒，准备着一起做早课了。

然后钟声响了。

佛寺里的钟声悠远绵长，犹如可以穿山越岭一般。它深深地渗入人心，带来了一种警醒与沉静的力量。钟声敲了几下，我算到一半就糊涂了，只知道它先是沉重缓慢的咚嗡咚嗡咚嗡之声，接着是一段较快的节奏，嗡声灭去，仅剩咚咚的急响，最后又回到了明亮轻柔的钟声，在山中余韵袅袅。

听着这佛钟，想起朋友送我们一卷见如法师唱念的《叩钟偈》。那钟的节奏是单纯缓慢的，但我第一次在静夜里听《叩钟偈》，险险落下泪来，人好像被甘露遍洒，初闻天籁，想到人间能有几回听这样美的音声，如何不为之动容呢？

晨钟自与《叩钟偈》不同。后来有师父告诉我，晨昏的大钟共敲一百零八下，因为一百零八下正是一岁的意思。一年有十二个月，有二十四个节气，有七十二候，加起来正合一百零八，就是要人岁岁年年日日时时都要警醒如钟。但是另一个法

师说一百零八是在断一百零八种烦恼，钟声有它不可思议的力量。到底何者为是，我也不知道，只知道听那钟声有一种感觉，像是一条飘满了落叶尘埃的山径，突然被钟声清扫，使人有勇气有精神爬到更高的地方，去看更远的风景。

钟声还在空气中震荡的时候，鼓响起来了。这时我正好走到大悲殿的前面，看到逐渐光明的鼓楼里站着一位比丘尼，身材并不高大，与她面前的鼓几乎不成比例，但她所击的鼓竟完整地包围了我的思维，甚至包围了整个空间。她细致的手掌，紧握鼓槌，充满了自信，鼓槌在鼓上飞舞游走，姿势极为优美，或缓或急，或如迅雷，或如飓风……

我站在通往大悲殿的台阶上看那小小的身影击鼓，不禁痴了。那鼓，密时如雨，不能穿指；缓时如波涛，汹涌不绝；猛时若海啸，标高数丈；轻时若微风，抚面轻柔；它急切的时候，好像声声唤着迷路者归家的母亲的喊声；它优雅的时候，自在得一如天空飘过的澄明的云，可以飞到世界最远的地方……那是人间的鼓声，但好像不是来自人间，是来自天上或来自地心，或者来自更邈远之处。

鼓声歇止有一会儿，我才从沉醉的地方被叫醒。这时《维摩经》的一段经文突然闪照着我，文殊师利菩萨问维摩诘居士：“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？”当场的五千个菩萨都寂静等待维摩诘的回答。维摩诘怎么回答呢？他默然不发一语。过了一会儿，文殊师利菩萨赞叹地说：“善哉、善哉！乃至无有文字、语言，是真人不二法门。”

后来有法师说起维摩诘的这一次沉默，忍不住赞叹地说：“维摩诘的一默，有如响雷。”诚然，当我听完佛鼓的那一段沉默里，几乎体会到了维摩诘沉默一如响雷的境界了。

往昔在台北听到日本“神鼓童”的表演时，我以为人间的鼓无有过于此者，真是神鼓！直到听闻佛鼓，才知道有更高的世界。神鼓童是好，但气喘吁吁，不比佛鼓的气定神闲；神鼓童是苦练出来的，表达了人力的高峰，佛鼓则好像本来就在那里，打鼓的比丘尼不是明星，只是单纯的行者；神鼓童是艺术，为表演而鼓，佛鼓是降伏魔邪，度人出生死海，减少一切恶道之苦，为悲智行愿而鼓，因此妙响云集，不可思议。

最最重要的是，神鼓童讲境界，既讲境界就有个限度；佛是不讲境界的，因而佛鼓无边，不只醒人于迷，连鬼神也为之动容。

佛鼓敲完，早课才正式开始，我坐下来在台阶上，听着大悲殿里的经声，静静地注视那面大鼓，静静地，只是静静地注视那面鼓，刚刚响过的鼓声又如潮汹涌而来。

殿里的燕子也如潮地在面前穿梭细语，配着那鼓声。

大悲殿的燕子

配着那鼓声，殿里的燕子也如潮地在面前穿梭细语。

我说如潮，是形影不断，音声不断的意思。大悲殿一路下来到女子佛学院的走廊、教室，密密麻麻的全是燕子的窝巢，

每走一步抬头，就有一两个燕窝，有一些甚至完全包住了天花板上的吊灯，包到开灯而不见光。但是出家人慈悲为怀，全宝爱着燕子。在生命面前，灯算什么呢？

我仔细地看那燕窝，发现燕窝是泥塑的长形居所，它隆起的形状，很像旧时乡居土鼠的地穴，看起来是相当牢靠的。每一个燕窝住了不少燕子，你看到一个头钻出来，一剪翅，一只燕子飞远了，接着另一只钻出头来，一个窝总住着六七只燕，是不小的家庭了。

几乎是在佛鼓敲的同时，燕子开始倾巢而出。于是天空上同时有了一两百只燕子在啁啾，穿梭如网，那一大群燕子，玄黑色的背，乳白色的腹，剪刀一样的翅膀和尾羽，在早晨刚亮的天空下有一种非凡的美丽。也有一部分熟练地从大悲殿的窗户里飞进飞出地戏耍，于是在庄严的诵经声中，有一两句是轻嫩的燕子的呢喃，显得格外的活泼起来。

燕子回巢时也是一奇，俯冲进入屋檐时并未减缓速度，几乎是在窝前紧急煞车，然后精准地钻进窝里，看起来饶有兴趣。

大悲殿里燕子的数目，或者燕子的年龄，师父也并不知。有一位师父说得好，她说：“你不问，我还以为它们一直是住这里的，好像也不曾把它们当燕子，而是当成邻居。你不要小看了这些燕子，它们都会听经的，每天早晚课，燕子总是准时地飞出来，天空全是燕子。平常，就稀稀疏疏了。”

至于如何集结这样多的燕子，师父都说，佛寺的庄严清净慈悲喜舍是有情生命全能感知的。这是人间最安全之地，所以

大悲殿里还有不知哪里跑来的狗，经常蹲踞在殿前，殿侧的大湖开满红白莲花，湖中有不可数的游鱼，据说听到经声时会浮到水面来。

过去深山丛林寺院，时常发生老虎、狐狸伏在殿下听经的事。听说过一个动人的故事，有一回一个法师诵经，七八只老虎跑来听，听到一半有一只打瞌睡，法师走过去拍拍它的脸颊说：“听经的时候不要睡着了。”

我们无缘见老虎闻法，但有缘看到燕子礼佛、游鱼出听，不是一样动人的吗？

众生如此，人何不能时时警醒？

木鱼之眼

众生如此，人何不能时时警醒？

谈到警醒，在大雄宝殿、大智殿、大悲殿都有巨大的木鱼，摆在佛案的左侧，它巨大厚重，一人不能举动，诵经时木鱼声穿插其间。我常觉得在法器里，木鱼是比较沉着的、单调的，不像钟鼓磬钹的声音那样清明动人，但为什么木鱼那么重要？关键全在它的眼睛。

佛寺里的木鱼有两种：一种是整条挺直的鱼，与一般鱼没有两样，挂在库堂，用粥饭时击之；另一种是圆形的鱼，连鱼鳞也是圆形，放在佛案，诵经时叩之。这两种不同形的鱼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就是眼睛奇大，与身体不成比例。有的木鱼，

鱼眼大如拳头。我不能明白为何鱼有这么大的眼睛，或者为什么是木鱼，不是木虎、木狗，或木鸟？问了寺里的法师。

法师说：“鱼是永远不闭眼睛的，昼夜长醒，用木鱼做法器是为了警醒那些昏惰的人，尤其是叫修行的人志心于道，昼夜长醒。”

这下总算明白了木鱼的巨眼，但是那么长的时间做些什么，总不能像鱼一样游来游去吧！

法师笑了起来：“昼夜长醒就是行住坐卧不忘修行，行法则不外六波罗蜜，一布施，二持戒，三忍辱，四精进，五禅定，六智慧，这些做起来，不要说昼夜长醒时间不够，可能五百世也不够用。”

木鱼是为了警醒，假如一个人常自警醒，木鱼就没有用处了。我常常想，浩如瀚海的佛教经典，其实是在讲心灵的种种尘垢和种种磨洗的方法，它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恢复人的本心里明澈朗照的功能，磨洗成一面镜子，使对人生宇宙的真理能了了分明。

磨洗不能只有方法，也要工具。现在寺院里的佛像、舍利子、钟鼓鱼磬、香花幢幡，无知的人目为是迷信的东西，却正是磨洗心灵的工具，如果心灵完全清明，佛像也可以不要了，何况是木鱼呢？

木鱼作为磨洗心灵的工具是极有典型意义的，它用永不睡眠的眼睛告诉我们，修行是没有止境的，心灵的磨洗也不能休息；住在清净寺院里的师父，昼夜在清洁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居

住在五浊尘世的我们，不是更应该磨洗自己的心吗？

因此我们不应忘了木鱼，以及木鱼的巨眼。

以木鱼为例，在佛寺里，凡人也常有能体会的智慧。

低头看得破

在佛寺里，凡人也常有能体会的智慧。

像我在寺里看到比丘和比丘穿的鞋子，就不时地纳闷起来，那鞋其实是不实用的。

一只僧鞋前后一共有六个破洞，那不是为了美观，似乎也不是为了凉爽。因为，假如是为了凉爽，大部分的出家人穿鞋，里面都穿了厚的布袜，何况一到了冬天就难以保暖了。假如是为了美观，也不然，一来出家只求洁净，不讲美观；二来僧鞋的黑、灰、土三色都不是顶美的颜色。

有了，大概是为了省布，节俭守戒是出家人的本分。

也不是，因为僧鞋虽有六洞，制作上的布料和连着的布是一样的，而且反而费工。

那么，到底是为什么，僧鞋要破六个洞呢？

我遇到了一位法师，光是一只僧鞋的道理，他说了一个下午。

他说，僧鞋的破六个洞是要出家人“低头看得破”。低头是谦诚有礼，看得破是要看破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是要看破色声香味触法六尘，以及参破六道轮回，勘破贪嗔痴慢疑邪六大烦